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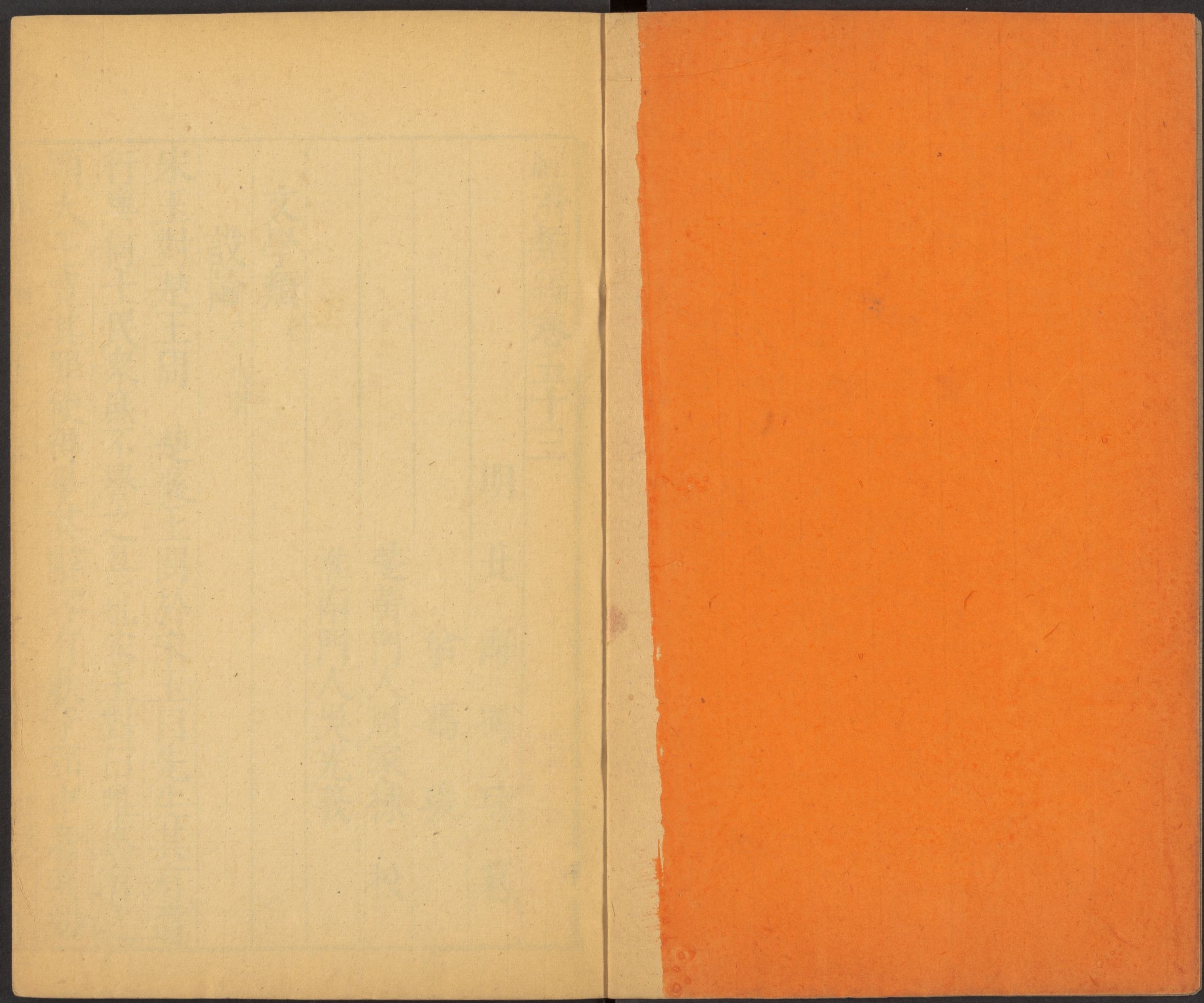
25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① 4681.3212

T

(25)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明北海馮琦纂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翁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七

設論十八則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

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  
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  
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  
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  
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  
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  
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  
稱徃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  
言者二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  
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  
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  
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  
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

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終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

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歛省  
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調和萬物  
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  
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來郊甘露既降  
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  
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  
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  
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議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  
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善樂道之效明白甚  
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辨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  
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  
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  
行焉自處尊位珍寶克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

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向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

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逢文王得信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鴿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勾勾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克耳所以



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  
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  
其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  
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  
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筦  
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  
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囿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

楊雄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

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  
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  
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  
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日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四十餘萬言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  
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  
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  
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  
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  
頰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  
海右渠樓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

糾墨制以鎖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  
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  
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  
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  
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  
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  
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  
世亂則賢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  
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于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  
舌而奮其筆空際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  
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  
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  
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  
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擢孳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  
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今子乃以鷗梟而笑鳳凰執蝮蜓而嘲龜龍  
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  
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  
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脇搢  
髀免於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

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

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隕雖其人  
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  
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  
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  
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  
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閔  
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直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

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  
子曰俞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  
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瀆於人者天麗且彌  
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  
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  
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  
戢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  
八紘泰山之高不巖嶢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歎烝是  
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  
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  
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  
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  
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  
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  
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  
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  
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  
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  
曠之調鐘竅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  
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班固賓戲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

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交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虺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榻朽磨鈍鈇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

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  
會風移俗易幸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  
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  
策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  
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  
華夕而顛頓福不盈背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  
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  
設辨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適其身乃囚秦  
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二也方今大漢

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  
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  
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  
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  
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  
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  
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  
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

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  
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  
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  
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  
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  
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  
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  
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  
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  
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  
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  
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不覩其能  
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  
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珎也時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  
眇目於毫分蓬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良  
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鍼石



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  
娛於斯文

崔駟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  
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  
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  
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鄉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  
德合符囊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  
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  
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鑄  
錡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  
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  
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  
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  
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  
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  
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違道無常  
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肩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鑠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蹇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和樂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塲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不厭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隋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狗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三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

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應問說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

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  
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  
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  
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  
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  
以文美實由萃興噐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  
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  
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  
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  
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

民之式也故嘗見詢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  
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  
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鈇諸昔有  
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  
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  
前吝倖佞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  
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  
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  
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美旃而不臻求之  
無益故智者向而不思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

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舖猶不屑餐旌簪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袒褐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未實或亂德人神襍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烏師別名四叔

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澗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析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鼃應也故能

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  
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  
女魁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  
棲寒冰泐而鼃鼃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  
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  
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  
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  
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  
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

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  
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  
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  
是而不懼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  
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鸞大談孔甲且不足慕  
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泚曼  
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慙  
我垂翅故棲吾感靈龜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  
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  
墨翟以榮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

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棋局  
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  
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  
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成於知已

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  
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  
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  
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  
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

清樸之世秉醕和之靈單思典藉韞櫝六經安貧樂  
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  
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叙  
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  
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  
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備不墜於地  
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  
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  
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  
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

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  
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  
釋爾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  
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以  
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陲君臣土崩上下瓦  
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  
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  
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  
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  
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  
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  
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遠瑗保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逝而遺輕夫豈傲主  
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  
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蕤賓統則微陰萌薰葭蒼而  
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  
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  
紲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不泯泯庶類含甘吮滋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



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  
綖漸鴻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  
圭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  
隩宅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  
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裕  
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  
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  
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故百夫  
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

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  
粲乎煌煌莫非萃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搖振蕩  
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  
聞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  
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  
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  
襲軌而駑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  
天高地厚踣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  
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系河類編卷五十三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  
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  
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  
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  
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  
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孔周  
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  
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

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  
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  
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  
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  
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  
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  
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輅偃氏興政於巧工造  
父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善圉狼曠取右於禽囚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  
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

系沙卷五十三  
二十四  
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  
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  
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  
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  
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夏侯湛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  
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  
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  
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  
典藉之萃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

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  
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  
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  
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  
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  
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  
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  
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負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  
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  
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執挂

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騷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各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褻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

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克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

逐巧點妍嘔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由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克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

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克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克衛士之黷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熱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翕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整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調峻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

以臨其邦縣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

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栢公之勲抵秘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大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真雖力挾大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翕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

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  
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  
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  
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  
戚之迕相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  
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  
登阿衡甯戚出韋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  
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  
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  
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驎驪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  
而鴛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  
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  
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  
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而  
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  
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  
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  
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

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揚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緼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晉皇甫謐釋勸論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鐘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學於有

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涓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詢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礫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



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  
司上招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  
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饑不待餐振  
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  
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  
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  
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  
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  
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

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  
粲抱弊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  
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  
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  
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  
薄羣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  
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  
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  
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

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  
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  
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  
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  
彈劍感主文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  
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  
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  
化也叅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  
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

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  
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  
水雪也欲醅醅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  
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德道之  
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  
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窟  
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顏氏  
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  
黔婁定市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  
岑君平因蓍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

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  
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觀  
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  
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  
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  
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  
駭衆吾亦恠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  
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  
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  
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華徇命於志王醫和顯  
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  
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  
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  
罪而窮處

卻令先釋譏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  
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  
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  
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  
人研道探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

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  
激霓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  
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  
乂悠悠四海嬰于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  
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  
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  
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  
考不移有人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  
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輸  
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

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  
斯但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  
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  
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  
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  
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  
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  
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  
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

徂詐如星奇邪蠢動智巧萌生或飾真以讐偽或挾  
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  
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  
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  
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  
得如反如復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  
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  
吊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  
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  
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

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  
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  
茂化之醲醕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  
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亶  
亶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  
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  
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末栢靈墜敗英雄雲  
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  
胷徂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

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祭幾皇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僞者未合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舍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違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虺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昏否

矇誦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福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拙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細何責之釋何餐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

集乎鄧林游禽迹不爲之渺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  
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  
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  
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  
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  
制躋叔盼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  
浩然以容商欣環堵以恬媿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  
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未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  
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  
以飛譽鈞梁託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  
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盧敖  
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  
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束皙玄居釋 束子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

機而哈合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  
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  
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  
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于  
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  
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

系河類系卷五十三  
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巖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  
夜兼亡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  
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  
深處未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  
沮邗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  
拔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  
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頭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  
博陸憑鷓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  
驚沈鱮徒屈蟠於堦井眇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自  
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

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誠悔遲而忘夫朋盍之  
義務疾亦豈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  
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桎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  
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威馮執假力擇棲芳林飛  
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泰  
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  
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旣啟兩儀肇立離  
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蛄赴濕物從性之所  
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  
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  
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羣而耻爲七人之儔乎且  
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  
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  
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冢之  
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  
已過不可以預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  
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

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  
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  
紘備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羗纓之請上下相安率  
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  
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  
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  
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  
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  
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  
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

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  
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  
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  
糴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  
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  
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  
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  
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  
所貪收躁者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至一  
企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  
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陳琳應譏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

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  
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  
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撲山東剝  
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尊沓之謗而他  
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  
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  
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懲浮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

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  
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  
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  
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  
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宴  
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  
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  
噐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  
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妖官放禍棟臣殘酷

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  
職也旣乃卓爲封虵幽鳩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  
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  
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宇仁惠爲  
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  
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  
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  
虚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謙言賤巧僞  
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愆恐不聞用能  
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

烈宿宣也

嵇康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  
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  
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  
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  
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  
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旣隱智巧  
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  
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  
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

郢人旣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  
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  
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  
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  
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得乎將進  
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  
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  
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  
乎將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  
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

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  
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  
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  
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  
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于萬乘下凌將相  
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  
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  
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  
八爲偶排擯共鯨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  
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

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  
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  
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佞束縛而終在霸功乎  
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  
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  
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  
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  
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  
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  
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

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  
謀祿鑿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  
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郭璞客傲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  
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  
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  
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  
頽頑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  
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  
何名乎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

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鷓鴣不可  
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螯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  
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廓  
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  
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  
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  
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  
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  
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  
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

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  
津蚓蛾以不才陸稿蟒蛇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寶藏  
於褐裏三秀雖豔糜干麗米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  
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  
神王迹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  
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  
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  
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  
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  
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泰山蚊蚋

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  
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  
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頽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  
景故臯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物化之噐矣夫欣黎  
黃之音者不聳螻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  
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  
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徃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  
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嬰娑於林窟巖平澄  
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  
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

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曹毗對儒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俊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頽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妻猜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旣登東觀染史筆又

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素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麟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栒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是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



克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  
賈生之才技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  
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各  
爲實實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  
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儔黃綺鼓滄川而  
浪龍鯁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  
夫兩儀旣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  
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日之形不步景  
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徃之智狷介  
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氷津之擢陽草

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  
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  
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實也今三明玄照二氣  
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三  
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  
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  
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  
流玉醴乎華闈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  
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  
朔螭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

篇

唐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  
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  
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  
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  
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  
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  
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

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  
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  
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  
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  
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  
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  
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

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  
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  
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榘侏儒椳闐扂楔各得其宜  
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  
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能校短量長  
惟噐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  
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  
廢死蘭陵是一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  
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  
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  
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  
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  
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  
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苓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明北海馮琦纂

第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八

論文 三十二則

魏文帝典論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

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第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

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僉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

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

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與吳質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

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

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儔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

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吳質答魏太子牋 奉讀手命追亾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人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歿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亾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

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

曹植與楊德祖書 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



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猶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

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

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徃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

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

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

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  
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  
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  
貌著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  
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掛口市  
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  
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

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日旦之儔爲皆有  
譽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  
之思也若乃不念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  
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  
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  
莊氏季緒瓊瓊何足以云及答造次不能宣備

晉陸厥與沈約書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  
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  
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  
此秘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

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官羽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  
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  
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  
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  
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  
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  
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議  
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

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  
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  
植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談慄末續顛之  
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  
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  
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  
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  
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  
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  
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一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校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目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謝靈運傳論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

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子文體三

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  
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  
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  
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  
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

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  
秀垂範後昆若夫敷祗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  
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  
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  
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  
之作仲宣霸岍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  
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

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劉彥和文心雕龍序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懸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日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

之禮毳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竒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於體要於是擲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

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  
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  
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  
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  
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  
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  
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  
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  
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  
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  
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怙悵於知音耿介  
於程罷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  
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  
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  
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  
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  
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  
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  
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



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  
來世儻塵彼觀

梁裴子野雕虫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

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  
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  
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虫之  
藝盛于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  
總而爲詩旣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  
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  
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

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  
車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  
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  
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鞞輓無取廟堂宋  
初迄于元壽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  
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  
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  
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于管絃  
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  
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

季子聆音則非與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敬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梁太子以待讀徐摛爲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官體武帝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武帝甚加歎異寵遇日隆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丞相宇文泰欲革其弊魏主饗太廟泰命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李諤上高祖革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証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曾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司馬幼之文

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效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唐太宗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太

宗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太宗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太宗善其言

群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亾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肅宗時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

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亾國陛下何取焉覃篤于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

呂溫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

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

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馬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

經海類編卷三十四  
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名文物禮縟五帝  
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  
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  
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亾之速也覈之以名  
義研之以情實旣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  
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  
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馬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  
廁雜其間乎

李華質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

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  
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  
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禘襲之煩也  
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  
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  
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  
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  
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  
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

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美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美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

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合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罔固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

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亾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

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褻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亾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牛希濟表章論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于九



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  
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  
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爲省覽夫聰明  
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  
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  
於典謨所行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況人君  
以表疏爲急者竊以爲稀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  
臣必使旁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爲幸倘或改易文  
意以是爲非逆鱗發怒略不爲難故禮曰臣事君不  
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

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  
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  
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  
表朝廷以爲庾辭倘端明易曉必庶幾免于深僻之  
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于理道者明儒尚且  
杼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千古但  
寘于理何以幽僻文煩爲能也

韓愈荅崔立之書 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  
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  
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至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

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也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爲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

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也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刖足而不爲痛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

進者豈固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此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披甲執兵者王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家國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歿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

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已微足  
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柳宗元讀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

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  
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始持其書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  
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  
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  
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今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荅問呻吟  
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  
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  
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  
水草樞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  
咸有薦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  
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  
爲也亦將弛馬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  
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  
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

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荅韋中立書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人懼其剽而不留

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大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李翱荅進士梁載言書 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  
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  
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  
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  
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  
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荅  
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  
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  
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  
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

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  
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  
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包乎若  
天地掇章稱味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  
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  
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  
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  
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  
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  
馬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

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勝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上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必深不主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

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遣閔旣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克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

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

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  
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  
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  
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  
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  
踐之與翽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  
厚意計必不以爲犯

杜牧荅莊克書 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  
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  
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  
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  
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  
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  
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  
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  
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  
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  
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

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  
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  
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  
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  
子雲著書欲取覆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  
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  
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顧況文論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  
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  
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

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  
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  
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  
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斑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  
治于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  
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  
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  
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  
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

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  
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  
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  
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  
無文太顛閔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  
蔚宗著后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  
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  
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  
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

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  
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  
之文

白居易與元九書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  
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  
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  
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  
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駘微及豚魚  
幽及鬼神群飛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

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察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列

矣國風變爲騷詞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係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藝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益寡以康樂之粵博多溺于山水以泉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于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

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  
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  
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  
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  
其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  
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  
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  
之豪者稱李杜李杜之作才矣竒矣人不逮矣索其  
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

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苦又過于李然撮其新  
安石濠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  
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  
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  
量才力以扶之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  
人言多諭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  
時而著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  
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  
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禪補時  
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詩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

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  
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  
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  
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  
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  
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  
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  
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馬  
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  
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歿有唐

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歿其餘則足下足下又  
十年來困蹶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  
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  
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僕  
數月來檢討囊囊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  
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  
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  
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  
動于內隨感而形于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

經滙類編卷五十四  
三五  
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韻至百韻者四百餘首  
謂之雜律詩凡一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  
致于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  
下僕雖不肖當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  
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  
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  
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  
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  
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  
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

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  
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  
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  
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  
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  
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  
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  
過雜律詩興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  
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  
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

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  
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  
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  
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  
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  
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  
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  
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  
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  
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  
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裴度寄李翱書 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  
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  
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  
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  
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  
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  
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  
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



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  
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  
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  
千載者多矣不足爲第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  
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  
天地細入無間而竒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  
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  
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  
於第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  
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  
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  
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  
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  
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  
可諭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  
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  
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  
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

之深淺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革無惑

李德裕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元翰嘗言文章如千

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益爲是也近世詔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益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高於至

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卽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

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醢也止於醢而已華之人所以克饑而遽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竒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旣久而愈覺缺然然

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着雨消又人家寒  
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又夜  
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  
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  
則有日帶潮聲晚烟和楚色秋又曲塘春盡雨方響  
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鵑聲帶晚饑得  
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  
涸魑魁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  
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  
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

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早溲猶有水禽  
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  
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  
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  
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  
出寒林又得劍更勝添健僕亾書渾似憶良朋又孤  
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  
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元日日欹午又明年皆  
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  
扣我耳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上

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

後唐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明宗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宋歐陽修荅吳克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肅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俵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

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徃徃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

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克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惑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

以勵修之少進焉

孫復答張侗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

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其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

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  
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  
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  
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  
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  
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  
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  
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  
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  
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  
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  
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  
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  
污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  
揚雄王通韓愈而已

博物九則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  
 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  
 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  
 曰事必濟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  
 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此人知道之神也走  
 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  
 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  
 已渡事果濟齊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  
 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



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窆  
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  
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  
川之祀爲諸侯皆屬于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  
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  
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  
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  
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夾楛矢貫之石罍  
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  
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  
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罍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  
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  
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獐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  
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  
惟伯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  
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  
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  
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  
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  
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

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  
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卽得其應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竒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  
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  
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竒  
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  
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  
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  
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  
從其類矣鳥魚生于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齧吞者八  
竅而卵生齧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  
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  
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  
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歿丘陵爲牡  
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  
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  
土之人醜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虫三百

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  
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裸虫三百有六十而  
人爲之長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  
如子之言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  
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  
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  
哭歿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  
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西子羽翼已成乃  
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

哭者哭者曰父歿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箕子曰虞遂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知參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雍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  
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  
也乎若曰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  
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  
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  
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  
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  
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  
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晉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虵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虵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  
方強盛未可弔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  
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  
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  
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  
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  
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  
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  
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  
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  
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豔  
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  
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  
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  
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  
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  
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

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書七則

晉書王羲之傳論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



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  
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  
縮秋蛇卧王蒙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  
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  
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  
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  
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  
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衛恒四體書勢序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

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  
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  
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  
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  
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  
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  
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  
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  
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

系河米糸糸五十四  
五十四  
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  
邳鄆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  
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  
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  
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  
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  
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  
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

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  
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  
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  
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  
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  
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  
也秦時李斯號爲一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

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  
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  
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  
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  
如淳也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  
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  
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  
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  
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  
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

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  
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  
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  
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  
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  
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  
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  
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  
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  
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第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頫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字勢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

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

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迹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魯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隸勢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簋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巖嵯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炫竒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

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美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蔡邕篆勢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

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繹遷延迫而察之端際

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豔於純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益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

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跣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黠點黠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蟾揭枝絕筆收勢餘綆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噉螭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率大車長鬣若斯

宋歐陽修與石推官書 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書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斷木爲棊掄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婦女徃徃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或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  
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  
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畫一則

顧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  
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  
問其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  
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  
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  
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  
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  
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  
鯤象在石岩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



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  
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終

